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威拉·凯瑟著 杨怡译

啊，拓荒者！



海译文出版社

美国西部文学译丛

威拉·凯瑟著 杨怡译

啊,拓荒者!

Willa Cather
O PIONEERS!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Penguin USA, 375 Hudson Street,
New York, New York 10014-3637 U. S. A.

The publisher wishes to thank USIA
for making this edition possible.

啊，拓荒者！
〔美〕威拉·凯瑟 著
杨 怡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5 字数 140,000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327-1472-1/I·885

定价：6.7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那一片片田野啊，五谷将之点缀得
色彩纷缛！

——密茨凯维奇

谨以此书纪念
萨拉·奥恩·朱厄特
她那出色而精细的劳动具有
永恒的完美

序

威拉·凯瑟说：《啊，拓荒者！》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严格地说来不是，因为在一年前，即 1912 年，她已经出版过《亚历山大的桥》一书。但是从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来讲，她是对的。《亚历山大的桥》在情节和风格上要传统得多，明显地受到一位行为有些怪异的导师——亨利·詹姆斯^①的巨大影响。在《啊，拓荒者！》中，凯瑟几乎像半个世纪前的马克·吐温那样，决然地打破了传统的高雅文化。四十岁上，在从事了多年的新闻工作——在她写下的一大堆达到出版水平但是略嫌平凡的作品中，有一本容易被遗忘的诗集和三四篇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小说——以后，她终于发现了她的创作素材，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她说，这是在她不再一味崇拜（并且因此而摹仿），而开始记起了只有她自己看见的和感受到的一切的时候才发生的。如同沙伦·奥布赖恩在最近一本有眼力的传记中指出的，凯瑟还找到了一种具有新的生活经历的女主人公。

奥布赖恩的材料充分的作品认为，以女性为中心的小说在传统上一直遵循两条轨迹（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少数例外，

其中最为熟悉的是《莫尔·弗兰德斯^①》),第一条,通常经历了种种困难和误解,最后喜结良缘。“读者啊,我和他结了婚,”简·爱说;灰姑娘可能也重复过这句话。第二种故事记叙了那些不惜冒险的和打破常规的女人的悲剧命运。安娜·卡列尼娜、埃玛·包法利和埃德娜·蓬蒂利埃在遭到种种不幸后,终于死亡。如果妻子和母亲的任务,不管是幸福的或者仅仅是出于责任感的,并没有概括女主人公的全部经历,那么,婚后的生活只能遵循一种不幸的模式。至于未婚的女子,她们等待的要么是结婚,要么是厄运,不过后者来临时可能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悲剧,而只是凄凄戚戚的煎熬,做个老处女和过着寄人篱下的贫困生活,被排斥在社会赋予的性别任务之外。

亚历山德拉·伯格森,《啊,拓荒者!》的主人公的境遇却完全不同。她是一个多种意义上的拓荒者,作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定居于内布拉斯加草原上的一个瑞典移民家庭的成员,她是符合这一名称的。在这片新的土地上,离开了旧的传统风格,她的垂死的父亲感到可以不受约束地将农场留给女儿而不是她的两个弟弟,因为她是唯一懂得他的梦想的孩子,而且

① 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生于美国的英国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黛茜·密勒》、《一个女士的画像》、《使节》等等。他是英语文学中心理现实主义的开创者,对现代小说、尤其是意识流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也有批评家认为他的小说叙述冗长乏味。

② 英国小说家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于1724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作品叙述了女主人公莫尔·弗兰德斯一生的传奇生活。她年轻时是个女仆,利用自己的美貌变成别人的情妇,进而成为妻子,后来由于几次婚姻和风流韵事,她陷入了贫困之中,最后沦为小偷。被捕后,她设法与一个她相爱的男人一起被流放到美国,用她的不义之财买了农场,过着美国太太那种舒适的生活。

已经显示出她将会实现他的梦想的想象力和意志力。奥斯卡和卢两个弟弟是保守的、发牢骚的人，这一违反传统习惯的决定当然使他们怀恨。这里记叙的主要故事，是亚历山德拉自己的故事，清楚地表明了她的富于创造性的看法和她的实践能力。把“荒原”（小说第一部的标题）变成了富饶的“附近的土地”（第二部），她是个献身于事业的拓荒者，无所畏惧，然而并不无法无天。“她的思想，”凯瑟写道，“慢条斯理、真实而坚定。”我们处在一个史诗题材的王国里，英雄人物是个妇女，她的工作改变了一片大陆的基础。她的成就决定于这样的事实：她比传统的男主人的成就多，增添了一些通常具有女性特征的人类美德——忍耐，注意细节，乐意倾听别人的看法，在采纳有用的建议的同时仍在推敲接受了意见。

我们得稍停片刻，按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考虑她的成就。亚历山德拉的成功如它在本世纪初期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真实地展现了出来，毫无我们现在所意识到的那种不幸和后果。凯瑟的同时代的读者并不和我们一样敏锐地感觉到像洪水那样涌入的欧洲移民毁灭印第安人的文化的种种情况。他们也没有经历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时，“翻掉了草原的犁造就的良田”成了久旱多尘暴的地区。在1913年，把大草原改造成富饶的农场被看成是一种胜利。

此外，小说展现了近代史的积极的一面，这和那些强盗资本家^①的金融控制形成鲜明的对照。1913年，凯瑟刚辞去《麦

^① 来自“强盗贵族”一词，原文为 robber baron，原指英国历史上中世纪时期对经过自己领地的旅客进行抢劫、勒索的那一些人。这里是指19世纪后期美国那些依靠巧取豪夺和残酷剥削致富的那些人。

克卢尔》杂志编辑工作，该杂志以揭露丑闻的文章而闻名。她和她的同时代人把拓荒者的工作同西奥多·罗斯福称之为“拥有巨额财富的恶人”的那些人的见不得人的交易相比，认为拓荒事业不仅是无可指责的，而且是模范的行为。它阐明了那种仍然具有吸引力的进步理想：容许人类建立一个白种男人用道德的小望远镜看到的稳定、幸福和平等的未来。

如果凯瑟相信进步（她的作品多年后悲观情绪越来越浓厚），她当然知道，除了认真的工作和幸福的结局外，世界上还有许多别的事。还有另一个故事，和亚历山德拉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它遵循着激情和暴力的古老的轨迹。它涉及亚历山德拉的小弟弟埃米尔，他其实是她一手抚养大的，还有她的邻居玛丽·沙巴塔。玛丽是个使人神魂颠倒的美人，生气勃勃，快乐、热情而坦率。她和第一个恋人私奔的婚姻出现了不幸的变化，她最终把自己同唯一的想象力就是怀疑的男人拴在了一起。埃米尔，从在林肯市的大学^①（凯瑟本人在那里就读过）毕业归来，迷上了她，他努力克制自己，离开家乡，又回来。当妒忌的弗兰克·沙巴塔发现了这对恋人时，必然会演出那种标准的三角恋爱的故事。

这个古老的、经常讲述的故事是完全可信的，这就估量出了凯瑟的写作才能。极少有第一次写小说的作家能敢于叙述得那么简洁，而且那么不怕貌似重复。这同她运用传统的道具和浪漫的场景是无关系的，就像这同瓦格纳或莎士比亚运用那种道具或场景无关一样。使她一再写得成功的原因是，她笔

^① 指位于林肯市的内布拉斯加大学。

下的人物是那么清楚地让读者看到，是那么感人地被展现出来，又是那么强烈地富于人情味，使读者无可非议。当然，故事就这样发生了。甚至产生故事高潮的那个浪漫的背景——一个鲜花盛开的苹果园——也无损于我们对那次相会的认可。

这不是全书的结尾。厄运已经降临，但亚历山德拉还有路可走。她对这古老的悲剧的反应把所述的各个故事合起来了，因为她的第一个反应是悲痛和自责。说真的，如果真正的悲剧必须来自主人公的缺点的话，那么这个缺点就是亚历山德拉的。她一心扑在改变大自然上，使她看不到人性和人的激情。她怎么可能没有意识到她的朋友和弟弟的感情呢？她问自己。不用说，她本来可以再把埃米尔送走，对玛丽更加接近，这样多少能减少弗兰克怨恨地逃避生活。但是亚历山德拉的悲伤没有使她丧失活动力，反倒使她行动起来了。她去狱中看望弗兰克，她终于把他看成是个受害者，唯一还活下来的受害者，她决心为他向州长请求赦免。

亚历山德拉对自己生活的个人悲伤的重新评价有了另外的结果。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在这简单的概述中曾受到忽视，那就是卡尔·林斯特拉姆。他家曾拥有接邻的那个农庄，后来被沙巴塔夫妇买去了，他和亚历山德拉一起长大，两人都有不受眼前局限的眼力，都能对小城镇的习俗、中西部人的好恶表示怀疑。卡尔到城市去，去过更加广阔的生活，在那里他作为一个镌刻艺术家可能有所表现，撇下亚历山德拉，使她没有一个同声相应的朋友，这无疑促使她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没有心思注意自己周围的人的感情。悲剧的消息把他带回家乡，此时，亚历山德拉的劲头十足的乐观主义已经被强烈地动摇了，

她第一次感到需要一个可以依靠、可以分担她感情孤寂的人。

凯瑟再一次冒读者不愿意立即相信的危险。小说的结局叙述得很简单，听起来像是一个附加上去的幸福结尾：请给女主人公提供一个十全十美的王子，并从此过上美满生活的机会。使小说的结尾没有落入多愁善感的窠臼的是，凯瑟又一次创造了绝对可信的人物。卡尔带来的不是传统的浪漫爱情，而是，确切地说，带来了深沉的充满柔情和理解的伴侣情谊。亚历山德拉，内心受到震惊和自责，需要卡尔，但是只有现在她才准备接受帮助和柔情。她早年生活的基础是把自己全心全意地扑在工作、计划和实践上。如果那里有容纳卡尔的地方的话，那也只能是次要的和微不足道的。他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适合于自己的生活道路，不过他有自知之明，而且成熟。他和亚历山德拉现在可以组成一对相亲相爱的伴侣，互相支持。

凯瑟愿意运用小说的传统手法，表明了她在应有的自信心，但是也表明了她在一种本能，能把这种陈旧的情节扩展为具有意义的新领域。三角恋爱的故事如同山脉一般古老，但是她不仅使我们感到这个令人痛苦的故事是真实的，她还使激情的陷阱这个老套子增加了它造成的痛苦。很少有人认为她是个讽刺作家，尽管这种感情出现在她后来的几部小说里（比如，《教授的房子》），但她总是意识到在感情的范围里这种复视的地位。冷嘲是容忍我们人类不喜欢而又无法改变的各种事情的一种得体的掩饰。它使我们中那些人情味超过英雄气概的人获得尊严。

小说开头的情景本身就是另一个表明凯瑟有能力运用小

说的传统手法而不陷入窠臼的例子。这里聚集了四个主要人物：玛丽、埃米尔、卡尔和亚历山德拉本人，在几个极简短的片断里，每个人都显示了到时候情节会揭示的各自的个性。玛丽，一个迷人而果断的小姑娘，在一个破旧的草原小镇上那家杂货铺里，到铺子里来买东西的农民们逗弄她，让她指出她的情人。另一个孩子埃米尔，一心想由着性子办事，他带着自己的小猫到镇上来，结果小猫逃到电线杆上去了。亚历山德拉处理这件事，但是爬上电线杆把猫救下来的是卡尔。小说中的人物在这里已经开始在扮演他们的角色了。

这个场面的背景就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人烟稀少的乡下。我们来到了汉诺佛小镇上，“内布拉斯加高原上狂风肆虐，坐落在那里的汉诺佛小镇在狂风中挣扎，不使自己被风刮走……这些房屋被随意而马虎地建造在这片坚实的草地上，其中有的看起来像是在一夜之间被搬移过来的，还有的则仿佛随时会要拔脚离去，奔向那广阔的平原，没有一所房子有些许长期落户的样子。风呼呼地在这些房屋的上面和下面刮过去。”在不长的这几行文字里，我们看到了拓荒者面临的冒险事业的真实画面。叙述的绝对简洁（亨利·詹姆斯的影响在哪儿？）和摒弃英雄行为的描绘反而强调了蕴含在向这片苍苍莽莽、未经开垦的、处于原始状态的土地的挑战中的那种英雄气概。

今天，《啊，拓荒者！》出版已过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但是要确切地给凯瑟在美国文学家中间排定座位仍然不那么容易。如果我们认为，在记叙开发西部的传统神话中，她精力充沛、热情洋溢地鼓吹了美国的力量和明显的命运，那么我们最好

再考虑考虑。凯瑟年轻时就过着和习俗及规定的行为相抵触的生活。在她的作品中，她像肖伯纳那样热烈地攻击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尽管她在青少年时代长期与女性角色所规定的循规蹈矩的行为作斗争，可与其说她是个女权主义者，倒不如说她是个倾全力拼命工作的人。总之，她很像小说的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

所以在十九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在内布拉斯加红云小镇^①上，以及她在林肯市的大学念书的头几年里，她完全拒绝按照女性的模式行事。她把自己的名字写成威廉，而不是威拉·凯瑟。她把头发剪得很短，还爱着男装。当时和以后，她写的新闻报道（她编辑一份校刊，还为林肯市的一家报纸撰稿）文笔辛辣，她对外地来演出的歌剧和戏剧团的评论使它们的演出遭受损失。

几位传记作家写过她年轻时那些反叛行为的细节，在阅读这些情节时，你会对这位富于战斗精神的年轻人的举止，也许，甚至对她带着这种精神离开的事实感到异乎寻常地惊奇。凯瑟在中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是对她的同一个城市的居民珍视的种种准则所作的一次直截了当的攻击，虽说她在大学期间不再穿异性服装，但她丝毫没有缓和她过去表示的那些看法。我以为，我们不仅必须称赞她的才能，称赞她虽表现出活跃的反传统风格而人们却不回避她，而且必须赞扬她对同时代人——我们常常认为他们是古板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的观察力。情况很清楚，他们中有些人喜爱有各种想法，

① 威拉·凯瑟的出生地。

凯瑟就有，并且把它们说出来。在《啊，拓荒者！》之后的小说《云雀之歌》中，她描述了一个天赋高的青年女子的经历，在书中注定要在歌剧艺术上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她的青年时代与作者自己的颇为相似。不顾大家普遍的反对，西埃·克朗博格找到一些特别的成人朋友来支持她，凯瑟也是如此。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同学和教职员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意识到这个古怪的年轻姑娘不仅古怪而已，她也是出色的。

凯瑟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交替时期的文学所熟悉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传统的社会和它的反抗者之间的冲突，如那位歌唱家对资产阶级那样。但是她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对抗的关系对任何想要创造艺术的女人来说具有一种特殊的重大的意义。作为一个艺术家，按这个词儿最全面的意义来说（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詹姆斯的影响，因为这是他的思想），如当时所想象的那样需要摒弃女性的作用。的确，十九世纪已经产生了许多女作家，不过恕我直言，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随心所欲地迅猛地写作。如果我们把乔治·桑和埃米莉·勃朗特作为留下不同类型的成果的例子，我们认识到勃朗特只写出了一部杰作《呼啸山庄》，而桑那一长串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坦率地说，不如她的男朋友们和同时代人的小说。

于是，作为一个写作新手，年轻的威拉·凯瑟自然要在欧美文学的古典名家中寻找她的角色模型，其中只有萨福^①一个佼佼者。但是当她们成熟以后，她们开始听到妇女们相互倾诉各自生活的轻轻的说话声，就像小时候从打弗吉尼亚州迁移来

① 古希腊女诗人。

的母亲和背景各不相同的邻居们这两方面听来的说话那样。这些声音，存在于伟大的传统之外，但是与传统并不矛盾（她渐渐发觉），而是丰富了它。这些声音是她“记忆中的”，一方面古典男作家在那里受到“钦羨”，另一方面，她几乎不知不觉地发现，她自己的作品是那个伟大传统所忽视的、在口头上流传的日常生活真相同那个传统的结合。在一位名叫萨拉·奥恩·朱厄特^①（她的写在《尖尖的枞树之乡》中的关于缅因州的故事现在又有人在阅读了）的女作家身上，她发现了第一个模型，后来是导师和朋友。她把《啊，拓荒者！》献给朱厄特，而小说的书名却从另一位古典主义的反叛者沃尔特·惠特曼^②处取来。

凯瑟一生没有结婚，她和其他妇女，尤其是伊莎贝拉·麦克朗结下了亲密、长期的友情，她在匹茨堡当编辑和教师的那些年里就住在伊莎贝拉的名门望族的家里。后来在纽约，伊迪丝·路易斯^③，一个职业编辑和负责广告业务的女子和她同

-
- ① 萨拉·奥恩·朱厄特(Sarah Orne Jewett, 1849—1909), 美国女作家, 发表过二十来部作品, 其中《尖尖的枞树之乡》最为著名, 被许多人认为是美国 19 世纪出版的最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品之一。《尖尖的枞树之乡》是一部结构松散的小说, 通过一个叙述者之口, 讲述了发生于缅因州一个海边小村里的一个个故事。作品出版后受到吉卜林、詹姆斯等名家好评。1925 年重版时, 凯瑟在前言中把该作品与《红字》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相提并论。凯瑟是在她的影响下才致力于描写自己熟悉的拓荒生活, 从而赢得声誉的。
- ② 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 美国著名诗人, 最著名的作品是《草叶集》, 从初版至 1892 年《草叶集》共出过 9 个版本。“啊, 拓荒者!”出于惠特曼 1865 年的一首诗。
- ③ 伊迪丝·路易斯(Edith Lewis, 1882? —1972), 作家、文学批评家, 凯瑟长期的朋友和伙伴; 也是凯瑟作品背景资料的研究者, 著有《凯瑟的一生: 生活记录》等作品。

住,生活在一起。自然,这样的共同生活在今日必定会引起人们对凯瑟的性身份提出疑问。她是个同性恋者吗?考虑到凯瑟善写感情的能力,我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如她的最新的传记作者沙伦·奥布赖恩说的那样。但是,和奥布赖恩一样,我也确信她个人的各种关系必须放在她们的社会环境中。从历史上看,女性间亲密的友情是十九世纪妇女生活的一个特征。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在《爱情和礼仪的女性世界》这篇著名文章中对这种友情的意义和范围作了探讨,指出这种友情在当时是普遍存在并得到承认的,而且经常和正常的婚姻关系共同存在。因此,萨拉·奥恩·朱厄特,凯瑟钦佩的朋友,每年冬天作为客人住在受尊重和得体的詹姆斯·托·菲尔兹太太在波士顿的家里,菲尔兹太太的去世的丈夫^①是一位著名编辑和十九世纪中叶波士顿所有著名文人的老朋友。这样的“波士顿婚姻”亨利·詹姆斯曾在他的《波士顿人》中描述过,如果说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关系变得稍微有点可笑,也没有人会给她们贴上不正常的标签。

对凯瑟来说,与其说是个问题,不如说是社会习俗,她选择在作品中所反映的那些关系没有受到性别的影响。在《啊,拓荒者!》中,她生动地描写了充满激情、不顾一切的爱情,告诉我们这种爱情可能——也许是必定——以悲剧告终。她预见到亚历山德拉和卡尔两人间的婚姻非常像女性间的亲密关

^① 即詹姆斯·托马斯·菲尔兹(James Thomas Fields, 1817—1881),诗人、编辑、出版家。他从小受过良好教育,1831年到波士顿,开始在书店工作,后成为出版公司的老板之一,他的家成为当时波士顿著名文人的沙龙。

系所提供的、以相同的经历和相同的思想方法为基础的那种情意深厚的友情。在她那一代人中，妇女追求她们职业的机会实际上才开始，其中有许多妇女认为，如果要在独立工作和传统婚姻之间作出选择的话，她们选择工作。她们中有些人继续高度重视婚姻，只是觉得它的要求，尽管有道理，但她们却无法满足。如果我们认为“结婚或者职业”这个问题正在取代更老的问题：“结婚或者勉强凑合着过活，甚至活不下去”，也许我们就能更加理解自由和独立的吸引力。但是家庭联系的温暖也是令人向往和受到珍视的。亲密的朋友生活在一起确实可能组成性的结合，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确实没有这种关系。爱慕之情和支持过去是（现在也是）生活中很受珍视的一个部分。

凯瑟在其他长篇和短篇小说里，回到大草原去，尽管她每年去那里一次，和母亲及钟爱的弟弟保持着联系，然而自1896年离开那里以后，她从没在那里长住过。在离开以后她仍能够体会和回忆起那里的生活。她最后一部小说《萨菲拉和女奴》记叙了她在僻远的弗吉尼亚的童年生活。她能生动和热烈地保持自己的回忆。我们有幸可以在《啊，拓荒者！》一书中看到她的这一才能第一次得到了充分的焕发。

伊丽莎白·詹韦^①

^① 伊丽莎白·詹韦(Elizabeth Janeway, 1913—), 批评家、小说家, 被认为是妇女运动的发言人。她曾担任过美国全国图书奖、普列策奖(文学类)的评委, 写有:《离家》、《第三种选择》等近十部小说, 还编辑出版了《妇女: 她们的变化着的角色》、《男人的世界——妇女的地位: 社会神话学研究》等作品。